

在海口的骑楼老街,不时会遇到一种鹧鸪茶。干茶是一颗一颗乒乓球大小,用绳子绑成串,挂在售货车的显眼处。售价也极廉,一颗不过一块钱。如果客人愿意坐下来,主人则会很热情地为你沏上一壶鹧鸪茶。这茶汤色清亮,入口鲜爽甘甜,带着一股子好闻的药香,越喝越爱喝。

我坐在骑楼老街,喝着鹧鸪茶,禁不住想起海南山鹧鸪,也想起护林员符哥来。

我是在鹦哥岭遇到护林员符哥的。因为符哥有一项神奇的本事,就算看不见鸟的模样,光听听它的叫声,也能辨别得出是哪一种鸟。至少七八十种鸟的名字,他闭着眼睛都能说得出来。符哥最喜欢的鸟,还是海南山鹧鸪和海南孔雀雉。

鹧鸪,很多地方都有,海南山鹧鸪却是唯海南才有。海南山鹧鸪体型较小,拥有鲜艳的羽毛,它们通常栖息在海拔较高的山区,主要以植物果实和昆虫等为食。因其数量稀少,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符哥喜欢听它们的叫声,“咕咕咕”“咕咕咕”“鹧鸪”“鹧鸪”。还有一种声音,“啾”“啾”“啾”。这是一只雄鸟和一只雌鸟,雄鸟在呼唤雌鸟。雄鸟和雌鸟安安静静地谈着恋爱,窃窃私语,会叫得比较欢快。

海南山鹧鸪生性胆小,很容易受到惊吓而逃走。以前,符哥为了录下它们美妙的叫声,可是费了不少工夫。在鹦哥岭片区,已经被记录到的有250种鸟类,其中留鸟有146种,候鸟有104种。这么多的鸟,叽叽喳喳地在雨林中鸣叫起来,简直就是海南热带雨林鸟类的一支

前不久《繁花》剧中,玲子的一句“鸡爪嘛要吃川沙的”,让原本已归于平淡甚至落寞的川沙“大桥鸡脚”又火了起来。

鸡爪骨多肉少、筋筋拉拉,国人尤其是南方人喜食。川沙虽为弹丸之地,但素以市肆繁盛而闻名,数十家熟食店几乎都有鸡爪供应,而在超市、便利店各种口味的鸡爪制成品更是不胜枚举,那为何一句台词让“大桥鸡脚”风光再现了呢?

上世纪八十年代,随着对熟食零售许可的放开,川沙一夜间冒出了二三十家规模不等的熟食店,供应的多为常见的红肠、火腿肉、熏鱼、白斩鸡等。其中有一家于1989年开业,坊间传说系由方姓邑人开办,因初设于南门大桥南堍东侧,故店招名曰“大桥”。与其说是一间店家,还不如说这是一片售卖亭。据说,店主仅仅出于增加花色品种的考虑,用不知是自己“研发”还是从其他地方淘得的秘方,卤制了鸡爪。没想到的是,被称为“红鸡爪”的熟食一经上柜,便受到无数食客的青睐,在这片仅十来平方米的熟食亭前,每天一早大家便排起了长队,几乎都冲着“红鸡爪”而来。店主虽倾尽全力增加供应量,依然常常不到正午,便告售罄。

通常认为,鸡爪和鸡肋一样弃之可惜、食之无味。然“红鸡爪”不同凡响。其外表红润,汁水饱满,软糯鲜美,每一口都充满浓郁的醇香。记得十多年前的一天,我们单位一个家住浦西的女孩听说川沙有个鸡爪超级好吃,让我帮她买点尝尝鲜。没想到这个一直嚷嚷着要减肥的女孩,在下班的班车上,就把十几只个大肥硕的鸡爪一扫而光。后来还一个劲地对我说:“真好吃!一吃就停不下来了。”

再好的美食终究难抵岁月的侵蚀。随着熟食品种的日趋丰富,人们对口味需求的多元化,“大桥鸡脚”逐渐走向平淡,店面也只留下新德路上的一家。但川沙人骨子里并没彻底忘记它,毕竟三十五年的陪伴,“大桥鸡脚”已不仅仅是一种美食,还蕴含着怀旧的情感。《繁花》中那句“鸡爪嘛要吃川沙的”台词只有短短八个字,且未说出是哪家的鸡爪,但所有川沙人都深信,唯有“大桥鸡脚”才能配得上它。川沙人还相信,将这句台词放到剧本中的人,一定是吃过“大桥鸡脚”并留下深刻记忆、至今难忘的人,至少也是到过川沙的人。

鹧鸪茶 周华诚

交响乐团。护林员符哥,喜欢听鸟的叫声。许许多多种鸟儿的叫声,都记在他的心里。

比如,夜晚他在自己的橡胶林里干活,割胶,要从凌晨一点多干到清晨五六点。各种各样的鸟儿,就是他亲密的朋友。

在黑漆漆的夜里,猫头鹰时不时会叫起来。猫头鹰的学名是鸮。黄嘴角鸮的叫声非常独特,声音是连续上扬的双音节的金属唢哨音。褐林鸮的叫声如啼哭。领角鸮的声音更加奇特,呜,呜,呜,呜,呜,一分钟叫四五次,这声音让不熟悉山里生活的人听了,一定会毛骨悚然。

只是,他一点儿都不怕。这片山谷的一切,他早已熟悉。他习惯了鸮的叫声,只是难听一点而已,并没有什么好怕的。

当晨曦洒向大地,第一个叫醒整座山谷的,是美丽的黑枕王鹇。它们单音节的叫声如此清脆,像是清晨的呼唤。紧接着,白腰鹩鸪的歌声嘹亮婉转,悦耳多变,当它开始歌唱的时候,一个生机勃勃的清晨算是拉开了序幕。此时,符哥在橡胶林的工作基本就要结束了。接下来,就会有一场鸟儿的大合唱马上开始。

“淡眉雀鹖。褐顶雀鹖。黄胸绿鹖。栗背短脚鹖。橙腹叶鹖。红头穗鹖……一共是二十二种鸟儿。”符哥在我的采访本上,一一写下那些鸟儿的名字,就仿佛随口道出他那些老朋友的大名。

小时候,当外婆把弹棉花的请到家里,我就知道今年过年,“上海人”要来了。

“上海人”是我妈的一帮表兄妹。他们要来看“小娘舅”——我的外公了。年关上,爸爸和外公去码头上接客,自行车的龙头和后把上挂满了大包小包,外公更是挑了一担子。然后,妈妈给我们分浦东高桥“乔家栅”点心和“大白兔”奶糖。大人们从年三十起就围着桌子喝白米酒,或者嗑花生米。外婆和妈妈忙着上灶烧水、炒菜。这时候,大人们忙着陪客,无暇顾及我们,我们想踢毽子就踢毽子,想跳皮筋就跳皮筋,想造房子就造房子,想吃了,就蹿上桌抓一把花生米,或者一个“肉包子”,在



参加大理国际影会,朋友介绍我到距离大理170多公里的沙溪古镇去看看,平日江南古镇去得多,滇西古镇很少去,就欣然前往。

沙溪古镇确实有自己独特的人文韵味,边逛边拍之中,我将目光聚焦到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铺,当然,包括小店铺的店主——一位白族阿婆的身上。小店铺售卖的是各种带有民族特色的商品。所谓的柜台其实就是住家的窗户改的,但从摄影构图的角度来说却是一个现成的框式构图架子,上面挂着松果,还有草鞋、拖鞋等等传统编织品,自然而然又构

我听着符哥讲着这些事情,沉醉在这辛劳又美好的场景之中。割胶,是一种艰辛的劳动,符哥有一千棵橡胶树,其中八百棵可以割胶,每棵树每两天割一次胶,他每天要给四百棵树割胶。一年之中,除了冬三个月和下雨天无法割胶之外,每个夜晚他都在橡胶林里度过后半夜。这样的劳作,一年下来,能为他增收一万余元。

“江晚正愁余,山深闻鹧鸪。”一声声的鸟叫,正是陪伴一位劳动者最动听的天籁吧。晨昏之间,鸟儿们歌唱,唤来清晨也送走暮色,鸟儿日复一日,不知疲倦,人也一样。人与鸟儿,都成为大自然中和谐的一部分。

我坐在骑楼老街的一间茶室,鹧鸪茶正沸,散发着一股股药香。服务生说,鹧鸪茶是海南人最喜欢的一种土茶,谁都喝得起,一壶能喝一天。这茶清热解渴,消食利胆,还有降压、减肥、健脾、养胃之效,平时多喝还能防感冒。为什么要叫鹧鸪茶?据说,曾有一只山鹧鸪生病,农人采来鹧鸪茶叶泡茶给它喝,几天后鸟儿就病愈了,于是将此茶称为鹧鸪茶。这一说法,实在有些牵强,在我看来,还不如说,出茶叶的地方,生活着一群群的山鹧鸪。四五月份,山鹧鸪一声声叫着“鹧鸪”“鹧鸪”,农人就上山去采茶叶了。海南山鹧鸪,唯海南独有;海南鹧鸪茶,也唯海南独有也。

离开海口时,我也买了几串鹧鸪茶带回。天热的时候,天冷的时候,都会煮一壶热茶来喝。这鹧鸪茶清爽甘冽,回味悠长,朴素得就像生活本身的味道。喝茶的时候,我也一定会想起山鹧鸪的叫声。

一片晒笑中逃得远远的。

晚上外婆抱出新弹的棉花毯子,铺在芦席上,在地面上一字排开,好家伙,可以睡下七八个人。我们小孩子觉得新鲜,在地铺上翻筋斗,在大人的叱骂声中悻悻地回到自己的床上。愉快的日子总是飞逝而过,“上海人”要回去了。我们有些失落。外公把一捆捆的山药、一袋袋的花生赤豆,还有长长短短的甘蔗芦稷,装了满满一车,送他们去车站。

虽然只有两三天,但无疑“上海人”一走,这个年也就过完了,所有的惊喜集中消耗掉了,剩下的是打理残局——残羹冷炙,好对付一个礼拜。

小时候,我很羡慕人家跑亲眷,作为客人,人家好吃好喝地招待。我们几乎无亲眷可走。妈妈是独生女,爸爸是上门女婿。唯一可去的是跟爸爸“回娘家”。那也是难得的。一定是某人的生日或是逢年过节。我们家有一辆28

成拍摄当中的前景。主角当然是阿婆,六十来岁,我站在一边观察了一会儿。阿婆一会儿真诚热心地介绍自家的小商品,一会儿和蔼地跟邻居家孩子逗趣,是一位宅心仁厚的老人。不一会儿,一束光从侧面照射而来,感觉到正是拍摄的好时机。

走上前去跟阿婆说,想为她与她的小店铺拍合照,阿婆有点不好意思,但又点头同意了,整个过程也很配合,因此心中便有了些许感动。临走,我就在她的小店铺买了个小物件,一把可以回家带给孩子的连锁锁,只是想表达一点对阿婆的敬重和感谢之意。

一个人,其实只要信奉一句励志的话,并坚持不懈地奉行下去,必定终身受益。发小二学就这样。他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“还是人有办法”。

二年级时有篇课文《还是人有办法》。我们熊孩子只会调皮捣蛋,背课文总背前忘后,背后忘前。二学也许是背得多了,一直记住那句反复的“咏叹调”,且一生受用。

二学这家伙,除了读书,没有难得住他的事。一次划着小船挖蜆蚌,大泥的铁锹掉河里,那是要被大人吃生活的事。大泥是哭困,河深水急,我们不敢下,大泥哭了起来。二学说了句还是人有办法,就脱去牛头裤,一个猛子下去,找了回来。二学爸妈是船民,他天生好水性。

牧场里的水蜜桃熟了,我们想偷了解馋,又怕老皮。老皮是兽医,镶了一颗金牙,一笑露人。这倒罢了,关键是他腰间皮夹子里,别着一把给猪缴臊子的小片刀。那刀铮亮。我们看过他操刀,让人头皮发紧。每见我们捣蛋过头,老皮就将皮夹子拉到前面。我们想到小猪,立马逃之夭夭。我们一般不敢去牧场,可桃子太诱人了,想着就流口水。

二学说,还是人有办法,我们把老皮支开。怎么支?叫夜壶谎称十三队牧场要缴臊子。那是离牧场最远的队,即便发现上当再往回走,我们也得手后撤退了。叫夜壶是有道理的,夜壶的父亲与老皮是抗美援朝的战友。即使穿帮了,也不会对夜壶怎样。夜壶先是不肯,可禁不住水蜜桃诱惑。那次居然得手了。不知老皮是否发觉,但从此见了我们,总是皮笑肉不笑,朝二学眨一眼。二学皮厚,故作若无其事地吹口哨。不过有一次,二学得了疟疾,二学的父母从船上上岸,请老皮帮忙打针。那次,老皮说玻璃针管打碎了,只有给猪打针的铁针管。那针不但长,还粗好几倍。他故意当着二学面,将药水吸入。随后对准二学的瘦屁股,狠命扎进去。二学像小公猪般嚎叫。可第二天烧就退了。二学说,那是老皮趁机报复,姜还是老的辣。自此,增加了一重敬畏。

我们那时都没零花钱,可橡皮筋、香烟牌子、腰菱……诱惑特多。手痒,嘴馋。咋办?二学嘍嘴,还是人有办法。机会来了,老达财的母羊发情了,老达财行动不便,托夜壶牵去老皮牧场里配种。二学说,别让老皮知道。趁老皮的公羊在外面吃草,牵过去一下就完事。这样,我们落下了五毛钱,一下子大阔,买了许多

英寸的“老坦克”,妹妹坐前横杆,我和妈妈坐车后,妈妈臂弯里抱小弟弟,爸爸是“坐开车”,妹妹欢快地打着车铃,我们迎着蛋黄似的夕阳出发了。爷爷家不远,三四里路,用现在的话讲,一脚油门的事儿,可那时觉得天涯海角般的。中途要过桥,要穿马路,上车、下车好几次。有一回,吃饱喝足了,我竟睡着了,爸爸妈妈就把我留在爷爷家了。睡到半夜,醒了。我习惯摸着外婆的耳朵睡的,怎么没有凉丝丝的金耳环,我猛然惊醒:我被丢弃了。便哇哇地哭起来,

吃的玩的,还平生买了第一包生产牌烟,装着大人的样,像模像样抽得呛出眼泪。没缺损什么,老皮一点也没发觉。那都是熊孩子干的熊事,上不得台面。说件长脸的事。

那年头流行呼口号,“坏人”挂牌子。那天,老皮挂着牌子经过,他不再神气。痢痢头司令在我们面前显摆神气,老皮低着头。痢痢头司令叫停,让他呼口号。没想到老皮呼反了。痢痢头司令跳上去掐了个耳光。老皮颤栗。二学上前问痢痢头,老皮呼了什么?痢痢头重复一遍。二学高声说,大家听到了噢?痢痢头分辨说,那是我学给你听的。二学说,我没听到他说,只听到你喊。痢痢头知道那是个套,可有苦没处说。二学说,要么都算了,否则……二学没说下去,可痢痢头懂的。二学解了老皮的围,这事就此默记。否则老皮不知怎样后果。老皮自然感激不尽,说二学脑子好使,有种气。老皮解密此事,已是“摘牌”后的事。船民本不受当地人看重,可自此,村里人都对二学另眼相看。

老皮说得不错,二学确实遗传了他祖上船民的品性,讲义气,敢斗狠。小学毕业后,我们就分手了。他拜了个师傅,学修鞋、修伞,摊位放在街边。我们放学后,总去他那里逛逛。他手头有活钱,买了吃的,一起分享。不过那时,他已不再说还是人有办法了。

还有件事得说一下。一天,他没生意,无聊地看着喧嚷的街市。忽见两人正追打一个小年轻。二学不问青红皂白,放下家什,上前就把那两人打倒。结果,那两人正在抓小偷。关进去后询问,他说我哪里看得出是小偷?还以为流氓斗殴,二打一不公平。二学下手重了,致使那两人鼻青眼肿,结果被关了两个月。

二学出来后不再重操旧业,而是做起了一生意。听说他曾干得不错,赚了些钱,盖了新房,讨了个本地人做老婆,生了个儿子。二学除了读书不行,他特重义气。只要朋友,就两肋插刀也在所不辞。

许多年后,我去一小区看朋友,一保安出来拦住。二学!多年不见,脸上写满沧桑。他掐了我一拳。问起生活状况,他说独身,儿子考上了公务员。他以门卫室为家,常年吃住在里面。因为二学在,小区里少了许多打架斗殴的事。

我想安慰他几句,可他扔了烟头,做了个跟我击掌的姿势,冒出一句:还是人有办法。然后挤挤眼。

所,索性跟她回家,每次聊到半夜三更。她妈妈也是小学老师,待我很热情。阿姨做的番茄蛋汤跟我妈做的清汤寡水的不一樣,看不出番茄的块状,是薄薄的糊,上面撒着葱花。她做的馄饨更是考究,很像肖复兴笔下梁太太的缢丝馄饨。馄饨皮里确实加了淀粉和鸡蛋,薄得如纸似纱,对着太阳或灯,能透亮。而且,馄饨皮捏出来的皱褶,呈花纹状,一个小小的馄饨,简直像一朵朵盛开的花,不吃,光是看,就让人赏心悦目,像艺术品。

我从来没有见过过包得这样精美绝伦的馄饨。

阿姨还传授我们管理班级、治理“小毛孩”的秘籍。这一周培训,我不记得培训了什么,只得到城里人家,进门要换拖鞋,出门要说“再会”,还有怎么烧番茄蛋汤、包薄皮馄饨。

后来我和倩先后调到上海工作,三十年后,在上海见到阿姨,她还清晰地记得我的名字。

年前,我去浦东高桥看望了一帮年迈的“上海人”——我的表舅表姨,他们依然挂念我妈,记得乡下的山药,我许诺,年后开车带我妈来高桥做客,尝尝乔家栅点心。

七夕会

阿婆和她的小店铺

马亚平

摄影

马亚平